

在“宅兹中国”看见活泼泼的夏商周

本报记者杨金志

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“宅兹中国——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”，由河南省和上海市的文旅部门、博物机构联合举办，自开展以来火爆异常，市民观展的热情似乎要高过罕见的酷暑天气。

“宅兹中国”是一句青铜器铭文，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何尊中，意思是在“中国”这个地方建设宫殿、安下家来。夏商周三代的“中国”，就是今天的中原地区，这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，更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域。

中原地区考古遗址和文物古迹众多，很多器物的精美、宝贵程度，总是出人意料，令人惊叹。而其中，我以为，青铜器和玉器尤其能体现早期华夏文明的独特性和成熟度，在人类早期各大文明中独树一帜。此外，诸多陶器、木器、漆器、纺织品等，也都极具可观之处。

参观博物馆，大可不必怀着毕恭毕敬、诚惶诚恐的心情，更不要将文物看作冷冰冰、高高在上的器物。要知道，今天称作“文物”的东西，很多都是古人的生活或者休闲用具，与他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，体现着他们的审美与趣味。我们不妨带着与古人“神交”的心情，去观赏它们。在“宅兹中国”展览里，你能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“动物世界”，一个活泼泼的夏商周，看到中国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。

4000年前的家畜

夏“茫茫禹迹”是展览首厅，展厅正中赫然摆放着一颗“猪头”！它的正式名称，叫“猪首形陶器盖”。这是夏代早期（公元前21世纪—前18世纪）的文物，高18厘米、口径23厘米，2000年出土于河南新密新密遗址。粗略估算，距今大约4000年。

这颗“猪头”，可以用惟妙惟肖来形容；首先，它的大小尺寸，与真的猪头几乎无异；其次，它是灰陶制品，表面黝黑，颜色与一头黑猪无异；再者，它的样子，不论是眼睛、耳朵，还是鼻子、嘴巴，都高度写实。这是一个胖胖的猪头，显示着它的“养尊处优”；猪嘴朝天，似在吼叫，有着一分桀骜不驯——也许，那时的猪驯化不久，还未丧失全部的野性？

这件文物不是玩具，而是一个陶器的盖子。陶器或许是用来盛放热饭热菜热汤的，盖子烫手怎么办？这一点，古人也想到了，他们把猪鬃部位“打造”成盖子的手柄。虽然这部分已经破损了，但我们仍能体会到制作者的巧思。

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，中国人对猪是有感情的。猪的古称是“豕”，给“豕”一个屋顶，那就是“家”。

在涵盖夏商周三代、以周为主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，我们也常能看到猪的身影。譬如，《豳风·七月》里讲到捕猪，“言私其豵，献豝于公”，“豵”是一岁左右的小野猪，“豝”则是三岁左右的大野猪。而《召南·驺虞》中写道，“彼茁者葭，

壹发五豝”，“彼茁者蓬，壹发五豵”。用现代白话文“翻译”一下，大致是这样的：在那茂密的芦苇丛里，一举射中了五头母猪（豝）；在那茂盛的蓬蒿丛里，一举射中了五头小猪（豵）——猎人（驺虞）呀你好厉害！

驯养动物，是人类文明特别是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。古代的中国人成功驯养了很多动物。《诗经·王风·君子于役》中写道：“鸡栖于埭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”，这是多么温馨的田园牧歌！家畜之中，最为重要的，也许是被称为“三牲”的猪、牛、羊。“宅兹中国”大展里，牛羊的元素也不少，光是玉牛，就有好几只；

——周“成周王城”展区里，有一只玉牛形调色器，为西周早期文物，藏于洛阳博物馆，它高3.5厘米、长11厘米、宽5厘米。这是一只卧着的水牛，四脚蜷曲，牛头硕大，眼神温和，神态很是闲适，好像在夏日树荫下的池塘里“泡澡”。牛背平整，上有四个孔洞。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，在其中的一个小孔中发现了残留的朱砂红。由此判断，这是一个调色器。也许，墓葬的主人曾用它调色作画；又或许，他用它画过美人和美丽的花朵。

——周“封邦建国”展区里，也有一只玉牛，比那只调色器略小一些，形态颇为相似。这只玉牛通体就是一块青玉，玉质细腻，碧绿可爱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只玉牛虽然是在东周时期魏国墓葬中出土的，但它其实是商代晚期的器物。也就是说，东周时期的人们，已经把它当作传承数百年的“文物”来珍藏了！

“豫”中有乾坤：河南有大象

说完大展中的家畜，来看看“野兽派”。

在商“大邑商都”展区里，可以看到一只商代晚期的白陶象尊，它高8.8厘米、长15.8厘米，由新乡市博物馆收藏。这是一只精巧的大象，鼻子高高卷起，好像吸水后在喷水玩耍；鼻子下面，有两根长长的剑齿，显得威风凛凛；四足粗壮，一副顶天立地的态势。大象全身布满纹饰，包括凤鸟纹、夔龙纹等。它的材质虽为白陶，但造型和纹饰深受同时期青铜器影响。据介绍，象尊是商周时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之一。

看到象尊，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我想到的是：商周时期，黄河流域的中国人，跟大象很熟吗？那时候的河南，会有本土野生大象吗？因为如今的中国，只有在最南边的云南一带，才有野生大象生存。去年，云南大象还来了一次全民瞩目的“一路象北”。

河南曾经有大象，这个可能性很大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，历史上的黄河流域曾更加温暖湿润。甲骨文上多次记载过大象，包括王打猎大象；《诗经》中也多处提到竹子，例如《卫风·淇奥》中的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”；更有意思的是，河南一带古称“豫”，这个字的本意就是人类手持竹矛捕猎大象。文物会说话，它们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地球气候的变化。



▲7月30日，观众在“宅兹中国——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”展厅内参观。新华社记者任璇摄

猛兽，是古人既恐惧又崇拜的对象。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猛兽，应该就是老虎了。“宅兹中国”大展中，你可以发现不少老虎：

——商“大邑商都”展区里，有一只小而奇巧的骨虎，长5.2厘米、高2.2厘米、厚1.0厘米。别看这只老虎小，它来自大名鼎鼎的安阳小屯商妇好墓。妇好，是商王武丁的王后，据说还是一位女将军。妇好墓出土了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其中就有许多栩栩如生的雕饰动物。

细观骨虎，大头、大耳朵、卷尾巴，四爪紧握，一副凶且可爱的样子。它由兽骨雕成，外观黄色，质感温润如玉；身体上镶嵌了绿松石片，颜色搭配赏心悦目。说到绿松石，不得不提一句：此次大展的“镇馆之宝”——夏兽面纹青铜牌饰，表面就镶嵌了绿松石，加工精巧，丝丝入扣，历经数千年完好如初。

——周“四方翼翼”展区中，则有一只青玉老虎，长16.5厘米、高3.8厘米，洛阳博物馆收藏。这块青玉本身就特别，上半部分墨绿，下半部分浅翠，匠人巧妙地利用这种材质，让墨绿色从老虎的耳朵到臀部一线贯穿，好像一支将要离弦的利箭。你看它，咧开大嘴，利齿森森；踞踞之姿，好像是在蓄势猛扑；尾巴卷曲，似在摆动。

看到这只玉虎，我不禁联想到，西汉冠军侯霍去病墓前的伏虎石像，模样与这玉虎真是高度神似。而从年代上看，“霍去病虎”还是这只玉虎的后辈。

——在周“封邦建国”展区，还有一只罕见的漆木虎，为战国中期文物，高27厘米、

长52.5厘米、宽24.1厘米，出土于河南南阳的楚国故都城阳城遗址。它采用整木原雕，先砍斫成型，然后精雕局部细节，通身涂黑漆。虎头浑圆，四肢伏地前伸，后肢和臀部翘起，好像马上就要跃起！它的腰部、头部、臀部都有方形空槽，应该是安放桌案等物件的插孔。

说这只漆木虎罕见，一是因为材质，漆器和木器容易腐朽，更加难以保存；二是因为它是楚文化的产物，与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迥异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国力强盛，势力范围一度逼近黄河流域，“春秋五霸”之一楚庄王甚至曾“问鼎中原”。由此，楚人将楚文化也带入中原，尤其是南阳等中原南部地区。楚文化绚丽夺目，华彩繁复，充满想象力，这在青铜器、漆器、丝织品等文物上都有充分体现。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、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等，都是楚文化的精华。事实上，随着这只漆木虎一起参展、来自南阳地区的许多文物，都带着浓浓的“荆楚风韵”。

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中如此描述一位大贵族的封地：“孔乐韩土，川泽訏訏，魴鱮甫甫，鹿鹿嘒嘒，有熊有羆，有猫有虎。”水里有鱼，山中有鹿，有熊有羆，有山猫老虎……而诗里有的，“宅兹中国”里也有。

有龙有凤，“神兽”宅兹

说完现实中的动物，我们来说说大展中的“神兽”——龙与凤。

我们先说龙。中华文化中的龙图腾起源

很早，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，各时期的遗址和文物中都有体现。“宅兹中国”大展里，很多青铜器的纹饰都是龙纹，器皿上攀附的动物也是龙。这其中，我发现了它——

周“封邦建国”展区里，有一座战国中期的镶嵌绿松石菱形纹青铜方鉴，高21.6厘米、口径30.8厘米。鉴，其实就是水缸，平静的水面可以照出人影，所以古代有“镜鉴”一说。这座鉴大体是方形的，它的四壁，各有一条小龙。小龙的四爪抓握在青铜器的壁上，它伸长了颈子，好像在探头张望鉴内的水面，形象生动，憨态可掬。更为精巧的是，这四条小龙并非纯粹的装饰品，而是器皿的把手，便于人们抬举。

还有一件春秋晚期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神兽，它是龙首、虎颈、虎身、虎尾、龟足，你可以说它是神兽中的“四不像”。而就在它的龙头上，看似龙角的装置，其实是六条小龙；神兽的脊背上，站着一只小一号的神兽；小神兽的口中，又衔着一条蛇形龙……如此层叠繁复的装置，令有的观众感慨，古人真是将大把的时间，都花在无用而美好的事物上；又有观众说，这件神兽很有“洛可可”艺术那味儿了，但其实，西方“洛可可”艺术要几千年后才出现呢。

我更想介绍的一条“龙”，是一件玉器——周“封邦建国”展区内的蛇形玉佩。龙是很多动物的集合体，而其主体躯干部分，来源于蛇。十二生肖里，我们也总把蛇叫做小龙。这条小龙呈现圆弧形，身形相当圆润；它的体色介于“小白”与“小青”之间，温润透明；小龙口吐蛇信，身上有三行鳞片，尾巴则向内卷曲。我想，也只有内心思无邪的人，才能潜心将一块璞玉琢磨成一条小龙，化寻常为神奇。

说完了龙，我们再说说凤。首屈一指的，当属西周晚期的凤鸟纹方壶。方壶高47.8厘米，周身纹饰精美，最吸引人们目光的，是通身的凤鸟纹饰。壶身从颈部到腹部分为三层，每层四只凤鸟。这些凤鸟，头大，眼圆而大，喙勾形而大，更为突出的是凤冠，又长又大。它们不像华丽丽、怯生生的山鸡，更像“武德充沛”的鹰隼乃至鲲鹏！

除了这件凤鸟纹方壶，展览还展出了多个雕琢精美的玉凤。工作人员介绍，凤是周人的“吉祥物”。确实，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中就写道：“凤凰于飞，翺翺其羽，亦集爱止”，“凤凰于飞，翺翺其羽，亦傅于天”，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蓬蓬萋萋，雍雍喈喈”。一唱三叹，他们是有多么热爱凤鸟啊。朝阳初升，凤凰于飞，如此景象，怎不令人神往！

看吧！玉熊、玉兔、玉兔、玉蝉、玉鸮、玉鹰、玉鸂鶒，鸭形陶壶、虎头牺尊、蚌首司母辛觥、妇好鸞（猫头鹰）尊……文物从来不是“死”的，它们就活泼泼地在我们眼前。“宅兹中国”里，你可以看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，可以看见人类与万物生灵的共生之乐！

会稽山下，葬了7个皇帝的宋六陵

本报记者冯源

在古城绍兴的东南方不远，越城区富盛镇境内，会稽山脉北麓，一处群山合抱的盆地，开辟着大片的茶园，一派江南丘陵的田园风光。

距今八九百年前，这里是南宋皇朝最为神圣、至高无上的区域之一，最多时有7个皇帝埋葬于此，但是后人又习称其为宋六陵。

无奈“攒宫”

公元1131年，南宋绍兴元年，宋哲宗的原配、宋高宗的伯母孟太后在绍兴病逝。这位皇太后命运多舛，但是躲过了在“靖康之变”中随徽钦二帝以及大批后妃、皇族被金人俘虏北上的悲惨结局，地位愈显尊贵，在扶立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的进程中一言九鼎，深受君臣尊敬。

按理，孟太后应该回到位于今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安葬。但是当时，中原已经易主，皇陵也遭到破坏。南宋君臣想了一个权宜之计，以太后遗诏的方式确定了她的身后之事：“择地攒殡，俟军事宁，归葬国陵”，而“择地攒殡”的地点就在绍兴，今宋六陵的区域。

“宋代帝后葬制中，本来就有‘攒宫’环节。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六陵遗址考古队领队李晖达副研究员说，宋代帝后在生前不预先修建陵墓，而死后又要严格遵循“天子七月而葬”的礼节，在棺槨没有入土的这半年时间里，就要用层层叠叠的木材把其攒围成一个立方体，上面盖上屋顶，然后一体刷白。这样的结构其实和汉代帝王陵墓的“黄肠题凑”葬制很像。

在北宋，皇帝的“攒宫”是临时性的。遗体入棺后“掩攒宫”，把攒宫盖起来，停灵汴京，出殡前要“启攒宫”，把攒宫拆掉，把棺槨送到巩义，葬入新修的陵墓。而到了南宋，“攒宫”就成了永久性建筑。皇帝遗体先放在临安的“攒宫”里，再去绍兴，安葬在陵区的“攒宫”里。不过，绍兴的“攒宫”不用木头堆砌，而是石砌的墓室，被称为

“石藏子”。

“后人把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，但是南宋人自己不这么认为，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宋人。南宋君臣当然也希望把历代先皇葬回巩义。”李晖达说，南宋一朝有过两次尝试。1139年，宋金达成首次和议，金朝同意以黄河为界，归还河南陕西的国土以及宋徽宗灵柩。赵构遂派人前往巩义为父亲勘察陵址。1234年，宋蒙联合灭金，宋理宗随后也派人前去修整巩义皇陵。

但是，这两次尝试都没能成功，直到南宋灭亡，南宋的6个皇帝和北宋的宋徽宗还是安葬在绍兴。但是“临时葬在这里，以后恢复中原，迁回河南”的政治潜台词，150多年间一直不变。

为了配合这样的潜台词，相比北宋，南宋皇帝的丧葬制度也透露出各种“未完成”的信号。李晖达说，北宋时“山陵五使”护送先帝棺槨去安葬，带队的是先帝曾任用的首相；而到了南宋，“山陵使”从五位减少到两位，总护使也从首相改为副相。北宋皇陵的地宫要挖九丈深，南宋皇陵的攒宫只挖九尺深，这固然是江南地下水位高的客观困难使然，也是考虑到事后迁葬方便。

明明总共安葬了7个皇帝的陵区，却被后人称作“宋六陵”，也折射出几番无奈——善书擅画但是亡国客死的宋徽宗被华丽地无视了。

国音承祚

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南宋官窑馆区，依托馆区内的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而建。当年，这处官窑曾是一派繁忙的景象，生产的皇家瓷器要送到相去不远的皇宫，供皇家使用。

“国音承祚——宋六陵考古成果展”正在此举行，展览内容同样与皇城中的至尊密切相关，不过讲述的是他们的身后之事。

展览名称中，“承祚”的含义一望可知。当年，宋高宗定年号“绍兴”，改越州为“绍兴府”，都承载着重“绍祚中兴”的意愿。中国人历来强调慎终追远，先皇的后事更是新朝君臣的头等大



▲图为宋六陵2号陵园考古工地现场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

事，既彰显孝道忠心，更关系气运国祚。

而“国音”就需要一番解释。它代表着一种已经灭绝的风水堪舆之术，名叫“五音姓利”。今人见之，观感远不如看灭绝已久的恐龙化石来得有趣。

“五音姓利”在唐宋时颇为流行，起初用于建房，后来用于建墓，是将主人的姓氏与官商角徵羽的五音相对应，再由五音对应金木水火土的五行，从而确定陵墓的方位朝向。众所周知，宋朝皇姓赵，而赵姓属角音，所以宋朝陵墓要东南高、西北低。

这与后来传统墓地最好背山面水、北高南低的公众普遍印象相比，大为不同。而南北方向是听太阳的按子午线定，还是听地球的按磁力线定，当时也会争论不休，因为宋人已

经发现了磁偏角，指南针指的不是正南北。

“五音姓利”的“绝学”，直到考古学泰斗、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主任宿白教授在研究河南许昌的白沙宋墓时，才被挖掘出来，为今人所用。当时，宿白研读了北大图书馆馆藏的宋代《地理新书》，重新让“绝学”有了新的价值——不是看风水，而是要用它作为一把钥匙，研究宋人的墓葬格局。

而做好宋六陵考古，同样要理清“五音姓利”。李晖达说，当时为了搞清这门“绝学”，不但要研读《地理新书》《白沙宋墓》等文献，还专门网购了一个老式罗盘，在陵区反复观察。

展览共展出出土文物159件(套)，包括瓷器涵盖了龙泉窑、吉州窑、景德镇窑、建窑等

当时中国南方重要的瓷窑。它们包括了香炉、凤耳瓶、贯耳瓶、樽式炉、花盆、碗、盘、盏等器物，涉及祭祀、文房、日用等种类。

其中，龙泉窑瓷器数量多、品质高，为南宋宫廷用瓷的重要代表。通过这些出土器物，观众不仅能够一窥宋代最高品质陶瓷器的烧造技术，也能如临其境，感受陵园内常年不绝的祭祀活动、各司其职的日常生活，接触到一个真实的皇家陵园。

十年探秘

1276年，元军占领临安，宋恭帝降元。1278年，杨廷真加率众掘毁宋六陵，将陪葬品掠夺一空。明朝初年，朱元璋曾下令重新修缮宋六陵，但是改变不了南宋皇陵的衰败命运。目前，陵区地面建筑几不复存，南陵区已经开垦为茶园，北陵区曾建有学校。

1961年，宋六陵成为绍兴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89年，它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13年，它又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21年，国家文物局发布了《大遗址保护利用“十四五”专项规划》，宋六陵名列其中。

从2012年至今，在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的整体规划和大力支持下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六陵遗址内开展了有计划、有目的、成系统的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工作，其间也有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方面力量的加入。

除了地面遗迹消失殆尽之外，关于宋六陵的可靠文献资料也很缺乏。”李晖达说，南宋有两部《会稽志》，而且当时的会稽县令也兼任陵台令，但是对宋六陵的有用记载不多。他们主要依靠《宋会要辑稿》《中兴礼书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宋代史书，特别是宋高宗出殡时，担任山陵使的右丞周必大所著的《思陵录》。(下转11版)